

望海屯的时光褶皱

□ 程加昌

古时候的望海屯,周边是一望无际的滦尔。

塞外的人没见过大海,便称滦尔为海子。因此,坐落松花江畔,滦尔之侧的望海屯,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大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在此设肇州,统辖北疆,清末民初,这一带始置镇东县。

我携着初秋的风,站在古城堡的脚下。近三千米城池是夯土板块筑成,尽管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但依然坚固如初。古城地势高峻,三面环绕的江水,也成了古城堡的天然屏障。

江水,淹没了古城堡,淹没了历史。江水又托起古城堡,让古城从历史深处走来。

一场细雨,悄无声息地光顾。雨雾里,彪悍女真人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地攻占了古城。厮杀中,飘荡在城堡上空旗帜跌落——改旗易帜后,城门依旧是那个城门,古城依旧是那个古城,风景却不是那个风景了。

千年前的烽烟,千年前的血腥,从细如丝线的雨雾中穿越而来,也擦开了“藏粮岗”的面纱。聪明的女真族人发明了窖储粮食的方法,在山岗上挖地洞,把谷子、高粱放在地窖里储存。藏粮岗四周是水,运送军粮靠船。藏粮岗除了重兵把守,岗上还有参天的古树,蒿草野花蔓延。岗下湿地一望无际的芦苇和蒲草,成群的乌鸦从这里飞出去,再从远处飞回来,水鸟在空中展翅翱翔……谁也想不到,荒野下便是军粮库房。

北部的丘陵,有两个泉眼,人们称它为“哈拉呼雪神泉”。但东泉干涸,而北泉的泉水至今还在流淌。夏季,泉水四周野花漫野;冬季,一条冰渠镶嵌在光秃秃的丘陵之上。宛若从天上落下来的丝绸,更像是洁白的哈达。沙丘下还有一处 60 年前蒙古人修建的古刹,蒙古语为“宝音呼喇苏术”,也称“哈拉呼雪大庙”。汉名为福田寺。

哈拉呼雪为“黑水”之意。

清朝末年至民国期间,福田寺高僧

云集,信众熙攘,祭祀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20 世纪四十年代初,东北抗联十二支队借助庙宇,研究了夜袭肇源城的作战方案。最终,攻下肇源城。有人说,是寺里的神灵护佑,助十二支队取得了胜利。

望海屯古城,建在青铜文化遗址之上,还可追溯到更早的大辽与肃慎遗存。从古城遗址地表散布大量的陶片,河蚌,石器和兽骨,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就显现出其中的端倪——两三千年前的青铜时代,满族的先祖,东北古肃慎人在这里繁衍生息,都是以渔猎放牧为生。人们居住在靠松花江边的山岗上,白天,男人到山上打猎,到地里耕种,到江上捕鱼。而女人则在家里用兽骨加工的骨针,给男人和孩子缝制兽皮衣衫,制作陶质器皿等。

专家在调查、挖掘时,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陶罐。陶罐里留有两条完整的鱼骨架,陶罐下面是火灰。这一发现,也证明了当时肃慎人已懂得用火和制陶。这罐江水煮江鱼,令我的思绪飘飞——

透过毛毛细雨,一幢半地穴式的房舍矗立,一个健壮的男人走来。他手里拎着两条用柔韧草藤穿起来的鱼,递给女人时,女人嘴角抿出一丝笑意。而后,她拿出储存的火种,燃起灶台下柴草,女主人用陶罐盛江水,清煮了鱼……陶罐里的没来得及食用的鱼,或许是男人舍不得吃,特意 for 女人留下的;而女人更想让整日劳作的男人多吃一口。

从战鼓声声的古城出来,从藏粮岗到猛犸化石的出土地;从哈拉呼雪神泉到哈拉呼雪大庙;从青铜文化遗址,到陶罐里两条完整的鱼骨架,钩沉上来的不仅是远古时代曙光初照的文明,还有远古时代璀璨夺目的文化。

细雨还在簌簌地落,不远处农舍屋顶上的青烟,也在雨雾慢悠悠地升腾起来——无尽的细雨,仿佛在讲述着曾经;炊烟,也仿佛在诉说着淹没在尘埃里的岁月……

初夏·读书

□ 杨庆珍

高堂山寺的花多。最近,绣球开得极为繁盛,白紫蓝粉各色交织,团团簇簇,硕大饱满。

琴房外的栀子也开花了,满树素白。一俟驻足,已是花萼满枝。又过几日,满树白花齐齐开放,浓香四溢,那是属于初夏的味道。

周末下午,我陪朋友唐君前来喝茶,这里的山野红茶很出名,入口甘滑,茶气十足。他很高兴。栀子花绣球花也很高兴。还没进山门,先闻到一股幽香。走近了,香气越发醇厚浓郁,突然,几十棵、数百盆花朵出现在面前,全都在盛开着,它们尽力打开自己,如此不顾一切地开,简直让人心疼。

唐君说,植物常常让人吃惊,它们拥有茁壮的生命力。我说,你和它们好缘分,恰恰在最好时宜,你看到花开了,看到你来了。他笑道,人和花,都一时明亮起来了。

唐君有一种松弛感。这几年感觉身边朋友越来越忙,事情多压力大,人人都在焦虑。但是,他却能在不确定中过好自己的日子,忙时埋头工作,闲时吃茶看花读书。最让人惊叹的是,他在网约车上也能迅速入睡,这令有失眠症的人无比羡慕。这个“闲散的懒汉”,像一位自在的生活哲人。我们久未谋面,上回一起喝茶,是在一场读书分享会上。

那次读书会讨论的是黑塞作品里浓郁的道家思想。世间悲喜并不相通,人人自有胸中块垒,以读书会的形式相聚,大家分享交流,不啻一场深度的灵魂会晤。

一晃快一年了,唐君说,单位去年搬到天府新区,离家太远了,单程需坐 26 站地铁,每天上下班通勤大约三个小时。我很吃惊,陡然觉出县城生活的好处来。我从家出发,几分钟便到单位,迎接我的是热腾腾的食堂早餐。

习惯了,地铁上可以读书,也不算浪费时间,唐君道,人只能适应环境。我说,作家彭家河写过一本有意思的书《在地下奔跑》,其中有一对地铁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唐君接话道,他写自己对成都的人、事、物的感知,是一本属于自己的读城记。书里还有对不断流逝的时间的探究与追问。是的。我们一时沉

默,静立花前,看一只白蝴蝶飞来,停留片刻,又翩然飞走了。时间这一命题,果真是人类永恒的谜题。

过去一年,我每个周末都在高堂琴社学习古琴。琴社是纯公益的,来此上课的老师分文不取,每周自己驾车或乘坐高铁往返,但她们脸上总挂着笑意,对学员鼓励有加。几位助教老师无比耐心,对学习进程稍滞后学员,手把手地教导。琴房外面山林茂盛,一长排玻璃木窗,全部推开,山色与清风便被引入室内,绿意盈窗,满室清凉。我每次从琴弦上抬起头来,都感觉内心静定。这种安稳感,是山风和琴音带来的,也是老师带来的。

唐君问学得如何,我说,一个字,慢。古琴老师一再提醒,匆忙浮躁的当下,学古琴的意义之一,就是让人慢下来,要弹好每个音,体会每个音的生灭。学古琴需要心境,年轻时喜欢婉转打情的乐曲,到了一定年龄,更容易被古琴的干净打动,我轻轻地说,古琴里没有儿女情长的牵绊,没有人生失意感慨,不诉离愁、不叹沧桑,只讲天地辽阔、人心纯粹、万物和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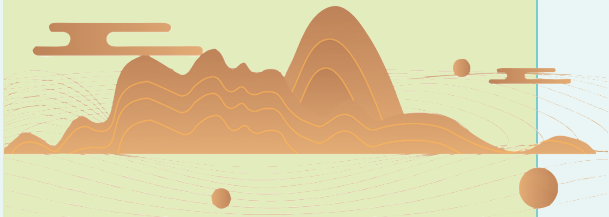
真好,唐君提议,秋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一场读书会吧,也是琴茶诗花的雅集。好啊,地点就选在桂树下,我指着半山坡说,那里有几棵极美的老桂。说话间,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漫天的桂花雨,黄色金桂,红色丹桂,还有雪白银桂,它们在秋风里飘飞,纷坠如雨,毫不留恋,开了谢了,都是顺其自然。

江口沉银

□ 单妮

童谣的声音还响彻在耳边
江口的渔火彻夜不眠
暗流,抚摸每一道折痕
我仿佛看见银锭在水底排列
一枚“凤渚”金印从历史走来
镶嵌于它身上的宝石会说话
江口——沉银博物馆
今天,黄金、银锭告诉世人: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两五”
那不是传谣,是历史传奇

我停留在江口的遗址里
当聚光灯切开历史的记忆
我看见,银锭在展柜里侧身
还带着岷江的体温



木棉花开

□ 双柏树

风掠过旧年的枝桠
你抬眼时
一树红棉骤然盛放
像我藏了许久的话

不必低头 不必轻怯
你开得坦荡而热烈
正如我望向你时
眼底从不遮掩的光芒

花瓣落时也不彷徨
坠地仍带着滚烫
就像我对你的心意
不惧岁月 不问过往

木棉开遍天涯
不及你一笑刹那
此生只愿与你并肩
看一场永不凋谢的繁华

孝敬您、报答您！那个小烟摊,像个大大的感叹号,长久地书写在我的眼帘与记忆里。

母亲,此刻我已泪流满面,曾经我以为时间不老,来日方长;我可以带您去看川东北之外的地方,带您烟花三月下扬州;带您去看天安门,您曾说过,您想去看天安门!可是,可是如今您却走不动了,我心中是满满的愧疚与难受!

本版责编:子 鱼 雨 霖

山中访友

面对冬日阳光,树木
还沉溺于少年的莽撞
以多余的秀色和那
财主般的无赖,随意速写
红嘴蓝鹊一家的寒凉

登上山坳一侧,我需要
从胸腔里释放出一个人来
他斜靠小木屋的门框
正是某位秀才落第后
掐灭风暴一羽随风的模样

饮酒,继而品茶
用的都是同一口大瓷缸
符合人生逻辑
但不是你字典里
标注红线的——繁华落尽

所有的话题都在丈量我。仿佛他的世界早已空空
粘附不上任何外来的标签
又仿佛我话语的存储
早就一贫如洗

“我不能赠与行路之人以月亮”
尚不到黄昏,他返身小木屋中
我循着来时路,找寻起点
耗尽这一日之光,耗尽
对于崎岖的极度承受

纠正

总是在下雨,小镇的空气
淡淡的忧伤来历不明
姑娘坐在水果店外,一直使用
她的明媚,纠正发霉的春风
许多黄昏却因此失神,一不小心
跌落到永兴桥下
叠满羞怯的镜子里

桥头的二胡是一剂药汤
煎熬着波光里的小调
街口,书法长卷反复丈量
书写者月光般的胡须
偶尔有歌声,从书本里逃脱
有人在街巷深处,纠正几朵
微微上扬的青春

在小镇,我是来历不明的字符
被一页文书携带,踱过十八道湾
我用蝉鸣浸泡了整个夏天
用蓬勃的炊烟,纠正了偏旁
仿佛一块无所用心的钟表
用黑夜中的羊群和鸡鸣
一秒一秒,纠正了自己

幸福

当我们谈论幸福,在
二郎山的群峰峡谷间
词条受困于想象
粘附于湿漉漉的早晨
是的,雨还在
按部就班地分配给大地
在预先安排好的秩序中
所有碰撞我身体的雨滴
都有过短暂的赞叹
像课堂朗读,千篇一律
幸福,有幸可循呀
正在攀升至注定的高度
某种显而易见的因
某种自然而然的果
陌生的甜从未抵达味蕾
硕果累累的椰树只会
攀附幻想矗立雪山之巅
是的,因为沉默
雨成功加入了我们
忧伤,被烟雨润湿
显现出深藏的轮廓
像睡袍上脱线的裂口
一群问号,无知而胆大
在这个湿漉漉的早晨
对着我一阵阵冷嘲热讽

霞光

这是一日最后的霞光
把快要消散的美汇集,而后捣碎
就像此刻的我
用痛风和自言自语
与这扇门里的虚空对抗

练不好平衡之术。脚关节和日子
生锈了。笨拙、木讷
梦寐即将从此刻,缠上黑夜,缠满
我的身体,这尊被献唱一百遍的石头

可是竹枝,拉扯胸腔里
一个熟识多年的青年,一次次出逃
一次次在悬崖边痛哭而返
那些我努力锁禁的细节,不知将会
败露于谁的凿刀



星月街口的小烟摊

□ 蒲灵娟

我经常梦见星月街。街口,有个小烟摊,我的母亲坐在烟摊前卖烟。烟摊旁边修自行车的男人是我的父亲。现在好了,父母不用天一亮,就推着烟柜出门,直到夜里快 12 点才收摊回家,两位老人今年均年满 80 岁了。

我 15 岁那年,父亲从西藏内调回川东北家乡,单位是一家不景气的小厂,母亲没有工作,我们一家人挤在一间只有 10 来平米的小平房里。那时的我眼里盛满忧伤和无奈,家中摆放着一张一米五的床与一张一米二的床,还有一个木桌,两根木凳,转身都不太方便。而母亲又把她的母亲与她弟弟的小女儿接到家中,我和母亲、外婆、两岁多的小表妹挤在大床上,夜里翻个身都困难;父亲和 11 岁的弟弟睡小床。

那时候,我感觉到天地是如此狭小与逼仄,透不过气来。好在小区后面有一片荒芜的草地,杂草丛生,野花烂漫,那里成了我周末发呆的地方,我坐在草地上,双手抱着膝盖,忧伤落寞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家人,6 张嘴,要吃饭,要生存,于是,没有工作的母亲在我们居住的星月街街口摆起了一个小烟摊。父亲下班就在烟摊前摆起修自行车的小摊。

那时,母亲心疼家里的老小,她常吃我们吃剩的饭菜,有时,剩饭剩菜都馊了,她还吃。而我不懂得心疼母亲,花季的我,不开心,放学回家,没有学习的空间。我闷闷不乐地坐在草地上,我的成绩开始下滑,从班上的前三名滑到 10 多名。记得一个周末,父亲守烟摊,母亲看出了我内心的焦虑,她主动提出陪我去爬一次西山。我和母亲坐在一棵高大的黄葛树下,母亲说起我的童年:我 1 岁的时候,比我大 10 岁的么爸背起我,爬上这棵黄葛树,急得母亲拿起一根黄荆条,直跺脚,让么爸快背着我下树,不然,她要用黄荆条抽么爸。么爸下树后,母亲扔了黄荆条,一把紧紧抱住我……

夏天的风吹拂着,黄葛树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的眼里满是迷茫。我没听妈妈的话,却想:在我 15 岁的年龄,我看不见未来和希望,我的家庭是如此窘迫。母亲又指着城里远处的楼房说:“看,那里是石油大学,娟,只要你努力念书,再穷再苦,我也要供你念大学。”

母亲的话让我感动,我何尝不想好好念书?可是,放学回家,老的吵,小的哭,我能静下心来课本与写作业吗?树脚下有几朵粉红的小野花在绽放,忽然间,一条小白蛇滑过来,吓得我跳起来“啊!啊!”大叫,母亲抓起小蛇,把没有毒的小白蛇扔进深深的草丛。哦,我的母亲真够胆大的,她不怕蛇,不怕蚂蟥。那时,我又想起我的童年:月光下,母亲在水田栽秧,我蹲在青草野花田径上看她栽秧,她的手不停地舞动,像在弹奏美妙的音符,一排排绿油油的秧苗在夜风中左右摆动,母亲辛苦地埋头弯腰栽秧。忽然,一只蚂蟥爬进母亲的大腿,吓得我惊叫,我怕蚂蟥。母亲坐在田埂上,用手拍出蚂蟥,再把蚂蟥扔得远远的。

母亲一直都过得苦,在川东北乡村,她做庄稼活,担进担出,像个男人一样扛起家的重要;我 10 岁那年,我们一家迁家到了西藏,她在工地搬砖,她柔弱的身子映在我童年与少年的视线里。

记得那一天在西山,母亲与我聊了许久,她鼓励我好好念书!遗憾的是,母亲的话我没能听进去。两三年后,我的成绩越来越差,我对自己没信心了,悄悄考取了离家几十公里外的一家纺织厂。接到厂里的录取通知,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眼睁睁看着天亮,我想:我完了,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我成了一名纺织女工,而不是作家。

母亲知道我是为了给家里减轻困难才辍学了。我去工厂那天,她又一次没守小烟摊,她扛着一床棉絮与一床垫絮,送我去纺织厂。到了女工宿舍,母亲哭了,她